



东风解

□潘鸣(四川)

如果你问我,立春那一天,有什么最让我怦然心动?那我告诉你,是风,东风——春的信使。那个季节交替的日子,我独自一人,徜徉于广汉连山一大片麦田,静心汲取地气,沐浴早春天籁。

“立春三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二十四节气,这个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上古农耕文明产物,蕴含太阳黄经的精髓,是苍茫天地间人与自然通灵的秘籍。每个季令节点,总有微妙的物语如期抒达,带给人们种种预示与提醒。在立春之日漫行于川西平原庄稼地,我明显感觉到拂面而来的风与先前不同,不再从西北方向刮来,而是改道正东。那风劲头不小,带着鸽哨似的“呜呜”声,一浪浪地扑在脸上,仍然有几分冷硬,却不再像隆冬的寒风那般给人“撕裂”的刺痛感。

东风匍匐着身子,一头钻进茫茫麦地,在每一株麦秸上一遍又一遍摩挲,在每一寸泥壤间一口接一口哈气。我知道,它不是无聊的嬉玩,而是在履行新时令赋予的神圣职责。它要为前一阵被冰霜冻得僵硬的麦秸解除束缚,使所有的麦苗恣

意舒筋活络,顺利复苏,返青拔节,抽穗孕籽,向着又一个丰收季节挺进。它要把板结的冻土坷垃一点一点吹酥软,让其恢复疏松通透,为大田麦苗充分吸收春灌肥水清除阻梗,也为冬眠的昆虫在惊蛰时日重返生天提前辟出曲曲折折的幽径。

东风又被乡人唤作“树芽风”。它在乡野小河边的柳树、酸枣、枸木、香椿、泡桐树枝上盘绕,撩得那些枝枝丫丫一阵颤动。眨眼间,一些米粒状的芽苞变戏法似的从光滑枝干上冒出来。毫不夸张地告诉你,这样的嬗变,每相隔小半日都会有肉眼可辨的差异。不出两三天,你再来看,高高低低的树枝,定然会泛出翡翠一样的团团新绿。继而,便是枝叶婆娑。

东风唤来万千树木的勃勃生机,也会把一些垄上作物蓦然吹“老”。路过一块农家菜地,我看到,畦垄之上,一些白白黄黄的细碎花朵正随风摇曳。朵子下面,连缀着红白菜苔、青笋、萝卜、苕蓝、菠菜……对这些蔬菜而言,开花不是嫣然正青春,而是象征着它们的生命已进入老迈之境。经历两场早春风吹,苕蓝会起布,萝卜会空花,白菜会冲苔,菠菜会绵了筋。

东风吹老一茬秋冬作物,但很快又会在同一片田畦吹生新一茬春夏作物,或许是茄子、辣椒、豇豆、黄瓜、西红柿……新老交替,生生灭灭,是庄稼地里永不谢幕的情景剧。

东风吹掠路边一座农家院。透过洞开的院门,看到院子里男女老少欢声笑语,热闹非凡,院外路边停着一长溜轿车、摩托车。显然,这家人是在请春酒。临近中午,铺排密匝的餐桌开始宴客。院坝里回旋着些许早春寒风,可是不用担心饭菜被吹凉,主人提前搭好了严实的塑膜遮棚。聘请的厨子很专业,传统九斗碗是拿手好戏,餐具桌凳调味品一应俱全,连带可移动的燃气灶台,一条龙包揽服务。每桌花销不过五六百元,主人只需按餐标结账买单即可。宾客济济一堂,犹如被罩护在恬然的玻璃阳光房里。东风绕着遮棚打旋,不是说风凉话,而是在为一场其乐融融的农家欢宴喝彩呢!

有一缕东风被一伙孩童牵着鼻子走了。孩儿们嘻嘻哈哈奔跑在田埂上,拽住风尾巴,借力放飞几只五彩斑斓的风筝。东风定力十足,心性不乱,让风筝载着快乐的童心越飞越高。有个孩子突发奇想,说是要给天上打个“电话”,他随手摸出一张小纸片,撕个豁口,把纸片套在风筝线上。东风又来帮忙了,鼓腮一吹,纸片儿滴滴溜溜旋转起来,顺着风筝线一路飞升,转眼没了影儿。“打通了!打通了!”孩童们欢呼雀跃。他们向缥缈云天说了些什么话,也许只有东风听懂了。

东风把风筝带上半空,顺势往更高处掠去。天穹上,沉闷多日的铅云渐渐被吹薄了、消散了。久违的蔚蓝色天幕,衬着一轮日头浮现出来,一弧天宇豁然开朗清亮了许多。几团云絮凝聚成朵,边缘绽放如莲,经过阳光的渲染,乳白色中透着淡淡橙黄。云朵们一刻也闲不住,徐徐地从东往西飘逸。

云没有腿脚,怎么会游走呢?当然,又是东风助了一臂之力。它为每一朵祥云都装上了看不见的滑轮,让那些云朵变得格外轻盈,轻悄悄地划过长空,奔向属于它们的诗与远方。

追春

□杨力(四川)

二月里,乍暖还寒,但春已悄然来临。此时,如酥小雨滋润着大地,绿油油的麦苗似有若无,一只春燕飞过,路旁的桃李正含苞待放,沟渠边的酢浆草刚苏醒,田野里已经有性急的油菜花盛开。

小时候,节庆的鞭炮声犹在耳边,孩子们拿着留有余温的压岁钱去集镇上买糖果春卷。勤劳的父母已经下地,疏通田埂边的沟渠,拔去麦地里的野草,剪掉桃李树上的赘枝。那荷锄挥汗的模样,和田野里金灿灿的油菜花,定格成了一道风景。

多年后,油菜花依然在早春里次第盛开,我随第一拨性急的城里人去乡下追寻春天的讯息。这次去的地方,开着许多民宿,而我的一个朋友,是其中一家民宿的老板。她曾经是都市里一位白领,只因一次偶然的乡下追春之旅,把她打造成了一个“新乡下人”。

起初,她打算辞职回乡开民宿,并没有得到家里人支持。村子当时的环境,一条绕村而过的臭水沟,许多撂荒的土地,缺少年轻人的村子没有生机。但领着大家参观的村党支部书记却很有信心,他指着墙上的规划蓝图,描绘着村子的未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加快、农旅融合的推进,臭水沟将变成清澈的小溪,撂荒的土地将在春天缀满金灿灿的油菜花,在夏秋以滚滚稻浪引来城里人追捧;不仅如此,在乡村振兴的推动下,通过政府积极引导,这里还将进一步打造特色农产品,带动艺术文创、农业科研、特色

餐饮项目以及酒店民宿逐步落地,最终呈现出一个全新的近郊网红打卡地,从而带动当地民宿、餐饮、文创等整体新业态快速发展。

短短几年时间,这里的网红打卡地早已名扬四方,无数的年轻人回到乡下,和许多像我朋友这样的“新乡下人”一道,让昔日偏僻的乡村焕发勃勃生机。无数前来追春的人,漫步在溪水潺潺环境优美的村头,徜徉在现代科技赋能下的五色油菜花海。那份自在与惬意,真实地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也装进了游客的心里。

田间的油菜花,山间桃花的花骨朵,都是早春的信号。在一处山头,鸟叫、蜂鸣、溪水声交织成早春的交响曲,而满山的桃花正含苞待放。谁也不会料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山,有感于家乡的变化,几个年轻人回乡创业。他们开荒、蓄水、肥土、嫁接,在荒山上栽满极具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的新品种桃树,结出的桃子广受欢迎。许多人闻讯而来,追寻含苞的桃花,期待结出甜美的果实。曾经的荒山成就了这群年轻人的梦想,也满足了无数追春人的心愿。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千百年来,人们追春赏景,既是习惯也是期盼,而当下,人们赏景追春,追寻的是内心的安稳与幸福感。无数的奋斗者,造就了时代的春天,也圆了无数追春人的梦!

回乡记

□贺红江(重庆)

先清空一年的浮躁
赶在霜雪挂在村头的黄葛树前
把冬水田里的冰凌
轻轻地敲出脆生生的回响
在冬小麦布满山坡前
把母亲种植的姜藕
一锄一锄地挖出
在冬阳开始一寸一寸地
覆盖偏南的老屋院坝前
要把所有的坛坛罐罐细洗洗净
这,都是过去许多年的腊月旧事

留下的老屋
由春来秋去的燕子
和村里的黄狗轮流守着
而今,我们坐在半山腰
与母亲、爷爷和奶奶等
众多长辈对话
与冬天相关的话题
不再是凛冽的寒风
我们唠叨这一年的收获
畅谈来年的光景
顺带还提了孙子曾孙辈的近况

天色已晚
聊不尽的思念
全部融入袅袅升腾的烟雾
雾锁故乡
儿时的故乡
和长辈的故乡越长越大
许多的往事随着暮色
渐渐地与故乡的泥土融为一体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